



### ■ 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起感悟如何做父母

父亲节来临之际，我们推出几位备受孩子们崇敬的父亲形象。两位在管理岗位上颇有成就的全国政协委员，用真挚的情感告诉我们什么是他们心中令人骄傲的父亲形象，父亲又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父亲的影响深刻绵长

全国政协委员 李有毅

我的人生中有许多人对我产生过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我深爱的父亲，他除了提供我一个避风避雨的温暖的巢穴，同时也给了我一对能够展翅高飞的羽翼……

在我记忆的河流中，父亲有两次嘱托，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第一次是在1982年初春节刚过，刚刚大学毕业的我，从安徽师范大学的校门跨入了芜湖十二中的校门，实现了从学生到教师角色的转换，其实教师这个称呼对于我而言并不陌生，早在读大学前我就教过几年学，这一次我格外的意气风发，全身都充满力量，卯足了劲决心为梦想而战。我记得上讲台前的那个夜晚，我站在书桌边，对着镜子大声准备着我的第一堂课，当我认为自己的语调和手势都已到位，准备很充分时，我父亲进屋对我说，第一节课必须上好，你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在业务上一定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作为一个年轻的老师，还务必要每天提早半个小时到单位，先打扫卫生，平时要多为同事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许你现在不理解，但

慢慢你会明白的。

当时我父亲已经是芜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虽然对父亲要求我天天去打扫卫生不是太理解，但是我还是这么去做了，一直坚持了很多年。

父亲的第二次嘱托是15年后，而且是通过母亲转达给我的，那是1996年，我放下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生活工作环境，随爱人调到了北京工作。临行前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爸爸早预料到你可能会去北京工作，在他病重时就不放心，让我在你来要调工作前告诉你，第一，不要讲你过去的辉煌，那已经成为历史了。第二，不要过问教书以外的任何事，要老老实实地教书育人。第三，一定要在业务上站住脚。母亲一再嘱咐我要记住父亲所说的话，要做个工作认真负责的人。

许多年来，我每每想起父亲，耳边都会想起这两次爱的嘱托，虽然有些莫名的伤感心痛，但还是会沉浸在浓浓的父爱之中，感受着父亲一生积攒的种种力量在慢慢地渗透到我的生命中来。

父亲一生规范行医，医德高尚，医技精湛，

教书育人，潜心科研，平生博览群书，立足实践，他总是把金钱看得很淡，经常拿钱和粮票去资助那些没钱治病的人，从来不求任何的回报，“文革”期间曾有不少人向父亲借钱打过许多借条，姐姐觉得借的东西是应该还的，父亲知道后责备了她，父亲说，“金钱是身外之物，能救人也是幸事”，就把所有的借条都撕碎了。

父亲不仅影响了我的一生，也同样影响了我的兄弟姐妹们的一生，我的姐姐有这么一句口头禅，“当你孝顺父母的时候，就认为你是一个独子，当父母有财产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父母是农村的，是要你赡养的”，正因如此，即使在父亲重病住院的时候，姐姐们也从来都没有要求我回家伺候，没有影响我的工作，他们主动承担起无微不至地照顾父亲的责任。而且哥哥姐姐们在工作岗位上个个都很优秀。

我的教育之梦始于家中那一缕萦绕不散的书香。我家是一幢老宅子，家中医书有近万本，父亲的学生经常到我家查阅资料，正所谓“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油墨的清香弥漫在我们这个温馨的家园之中，父亲不仅给予了他人更多的关照，

与此同时也满足儿女们一切的阅读愿望，在我的记忆里孩提时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和父亲逛清华书店，父亲几乎每周都会带我去新华书店，但凡我想读的书，父亲都会毫不吝啬地倾力满足。还记得母亲为此曾经责怪父亲，你一买书就买这么多，这些书里很多都是重复的，他们都有用吗？我父亲说：“这些书即便99%是重复的，但只要1%的东西在别的书上没有，我觉得这本书就值得买。”父亲虽从事了一辈子医学工作，但家中的藏书却涉猎很广，从经史子集到诗词歌赋，从思想理论政治历史到经济科普文学，即便在病中他也一直关注知识界的动态，思想从不落伍。

在我的生命中，父亲无疑是给我最大能量的人，父亲的爱深沉而厚重，父亲对我的影响巨大深远。

在几个子女之中，我在父母身边生活的时间最长，在和父母生活长达40年的时间里，父母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教给了我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后来的教育就能改变的，家庭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对子女的熏陶，会让你在今后的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时时刻刻伴随着你。我们姊妹也特别团结，到现在，我们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谈起父母是怎么教育我们的。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联合总校长、数学特级教师。兼任中国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教育杰出贡献校长”等荣誉称号。)

## 学习老爸好榜样

全国政协委员 杨建平

我从小学一年级读到高中毕业，学校常组织我们上山挖药、下河垒坝，其间受到的知识技能教育大多来自老爸。恢复高考，我和哥哥能先后考上大学，老爸的日常教育居功至伟！

### 四

上大学后，老爸既高兴又忧虑。高兴的是两个儿子都考上大学，孩子有前途，自己有脸面；忧的是家里困难无钱供养。老爸那点工资，既要养活老妈、爷爷、奶奶三个老人，还要供养哥哥、我、弟弟三个学生，一时左支右绌，渐渐地寅吃卯粮，常常借支下月的工资用。

为节约开支，老爸找熟人，从印刷厂弄来废纸边，切割成大小不一的白纸，再缴成本子，分给我们哥俩用。老爸东找西找弄来木板，自己动手钉成箱子，用红漆刷刷，就是我们的行李箱。假日里，老爸带着我们哥俩，去铁路上扫煤灰，拉回家里烧火做饭，也鼓励我们打工挣钱，自力更生。

老爸虽是高中校长，但衣着做派都很简朴。每天早晨都起来打扫校园。一次，一位老师得病让小舅子来学校请假，进门看见有人扫地，就问校长在那里，老爸就说什么事？那人就说替姐夫请假，老爸就说，行啦，你走吧，我告诉校长。那人回去后就回报姐夫说，在校园里给炊事员说了。那个姐夫莫名惊诧，直埋怨小舅子怎么给炊事员请假呢，细问之下，才知道，那就是校长，我的老爸。

老爸天生乐天，再困难都不气馁，总是乐观地面对困难。他的这种精神感染教育着我们，使我们几十年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从容面对。记得在大学时，我是全校唯一一个穿着土布衣服、背着土布包袱的学生，同学们不乏异样的眼神，但我都浑然不觉。这定力和自信，其实是老爸给予的。

### 五

我和哥哥大学毕业后，陆续走上领导岗位。老爸不像有的过来人，教我们世故油滑的所谓经验，而是常常敲打我们，不要忘了本，不要翘尾巴，过年过节，就缠着那位爷爷教我。老爸回家，看我拿个二胡“吱吱扭扭”如杀鸡，就过来说，我教教你。我吃惊地看着他，他运弓拉琴，弹指揉弦，美妙动听。我吃惊地看着他，他运弓拉琴，弹指揉弦，美妙动听。我吃惊地看着他，他运弓拉琴，弹指揉弦，美妙动听。我吃惊地看着他，他运弓拉琴，弹指揉弦，美妙动听。

1994年，老爸退休回家。老爸一生坚信马列，坚守信念，当领导时，那时涨工资都是靠评议，他曾经两次让自己的调查机会，解决下属教师的工资问题。和他同时期参加工作的，临退休前都比他工资高。教育局的领导知道他的情况，也敬重和同情他，就特别给他一个专用指标，让他调高职称增加一级工资，可是他一手培养推荐提拔的年轻

干部，大义灭亲，挡了回去，退回那个指标。老爸因此郁闷，久久不能释怀。他拒绝随我们进城，而选择回老家。

回到农村，老爸很快就和街坊邻居打成一片。谁家有事他都跑前跑后，尤其是婚丧嫁娶、修房子等大事，他是主事调停的最佳人选。春节前，全村家家户户的春联全是老爸一人所写。每家送来红纸，他问问人家今年家里的情况，再根据每一家的情况，创作针对性的对联，写好送人。每年一过腊月二十三，老爸就腾出一间房子，专做书写对联之用。

村里老老少少都和他亲近，一次我和老爸从村里走过，问候声不绝于耳，连村里许多狗，见他都撒欢儿地追着他跑好远才返回。家里修建房子，我们回去干活，结果根本挨不着我们干，全村的青壮年、老年人、大闺女小媳妇，都来帮忙，满院子的人，房子封顶的那点水泥混凝土，一人还轮不到一锹，就完事了。我们家里设宴招待义务帮忙的乡亲，结果单炸油饼一项，就炸了一百多斤干面。我们故意说，这不符合经济规律，雇人干，工钱也没有这么大开支。老爸不高兴地批我们：这不是钱不钱的，这是人情，这是人气！老爸的教育，使我们记住了古训：穷不忘亲，贵不忘道。

### 六

父亲进城来了。是妻子为了让他进城，设计说“家里需要他看门，要不东西去了咋办？”为了儿子的家财安全，老爸放弃了自己固守的田园生活。

初到城里，很不习惯。我们陪他和母亲到公园，他看到那些晨练的人，说：你看你看，那些人怎么“猴生鬼气”？后来几位过路的同事约他加入锻炼队伍，慢慢地找到了感觉。老爸开始发挥他的特长，把太极拳、少林棍、长剑等的一招一式都画成挂图，用绳子串起，每天晨练时一长溜挂到树上，方便大家学习。他又成了那个小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受人尊敬。老爸热爱读报，每天晨练时路过报社的印刷厂，他就拿着报纸到公园，给老伴们读报讲新闻。当然，有时也从公园里听到不少马路新闻，回来讲给我们听。时不时还用马列主义对社会现象发表点评论，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感慨唏嘘；对社会进步、经济繁荣赞不绝口。老爸对知识的求索，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不管在职还是退休，无论是身在田园，还是身处闹市。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会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曾在乡、县、市工作，熟悉基层情况，在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会组织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先后从事政府行政、新闻传媒、企业管理和合作社经济管理工作。)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由教育电视台和高校历时一年多联合筹划和拍摄制作的百集大型节目《旗帜·中国青年说》于6月14日亮相荧屏，百名大学生现场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深情表达传承红色基因跟党走的青春理想。

## 百名大学生『日记体』讲述党史

《旗帜·中国青年说》亮相荧屏

该节目以系列故事“长卷”的方式，以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主线，展示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节目立足讲故事、说道理，深入挖掘党史故事背后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中国共产

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与追求，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懂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激发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党的初心使命。节目单集各自成篇，总体关联布局，内容丰富。百集节目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难忘岁月的回顾，还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感动天地的人和事；不仅有改革开放时期生机勃勃的中国风貌的再现，更有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篇章。

节目定位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受众对象，以纪念馆、博物馆、纪念地、红色遗址为主要依托，让百名青年大学生融入节目，现场讲述党史故事，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讲述当今青年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理解和感悟，展现全国当代青年大学生听党话、跟党走、担当复兴大任的精神风貌。该节目以“日记体”风格，以青年大学生第一人称的表达方式，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节目进行创新，使节目成为一部大学生学党史的百篇日记，成为大学生心目中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置身于党的历史，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更加深切懂得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许多大学生在参与了节目录制后感慨地说。

而通过音乐的载体，让党史教育更加有力有“声”。由该节目总编导、著名的纪录片导演李安东撰写歌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常平创作团队进行音乐制作，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交响乐团、合唱团完成录制，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团队演唱的主题歌《我想对你说》，以及完整的节目原创音乐，充分表达了青年大学生对党“江山有人守、红旗永不落”的情感诉说。

“我们要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举全国教育电视行业之力，与全国高校合作，制作一部能够在国际纪录片史上的向党百年华诞献礼的力作。”《旗帜·中国青年说》项目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教育电视台协会会长、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袁小平说。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孙向彤表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是教育电视工作者的使命。湖南教育电视台台长贺战兵表示，讲好一段历史、传递一面旗帜，是教育电视台的使命和责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曼表示，我们不仅要完成好所承担的节目制作，同时要打造好节目的主题歌，以充分表达当代大学生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风貌。

据悉，该节目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教育部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中国教育电视台、全国16个省级省会教育电视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6所高校、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共35家单位联合策划制作，并由全国百所高校支持，总计参与策划制作的团队近600余人。除了在全国教育电视台播出外，节目还将走进百所高校，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同时，该节目将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同步出版图书和音像制品。

(张惠娟)

老爸已经八十六岁高龄，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城居住。过去我每个周末都会打电话给他，唠唠家常，问候平安。如今他已完全失聪，我春节回家与他交流，就是靠“笔谈”，我用黑粗的大字在纸上写，他看了用语言说，声音很大，邻居都能听明白我们说的啥。

又是一度父亲节，格外思念老爸，翻找出十年前的旧时文章，算是送给父亲的节日礼物。

### 一

老爸干了一辈子教师，退休在家，锻炼身体，习练书法。每日早晨五点半起床，先倒一杯开水，晾着，再洗漱，然后喝了那杯开水，就出门到小区对门的公园锻炼身体。风雨无阻，从没间断。妈妈说：憨憨吃住一窍，天上下刀子，也要坚持去！

早饭后，补一小觉，眯一会儿，起来开始练习大字，有时临帖，有时抄写老人健康保健养生的各种格言、偏方。也是每日笔耕不辍，不说练习大字的纸张，单就抄写的保健养生格言，已是煌煌巨著。而且手抄十数本送给亲朋好友，知识性、实用性、观赏性寓于一体，喜好者渐多，上门求之者，老爸一概应允。别人怕他太累，就劝说复印一本即可。但老爸坚持原版原创，一视同仁：手抄！妈妈半讽半刺地说：该写作业的（指孙子们）不好好写，不该写的反而写得撒手。

下午，老爸开始到郊外农村的井里取水，用金龙鱼食用油的空壶盛着，提两壶回来，除自己烧水泡茶外，再分给邻居们享用。

晚上睡觉前，把家里的板凳椅子统统架起来，拿拖把拖地板，极其认真，边拖边退，不留脚印。

这些，是老爸目前每天的规定动作，像电脑的程序一样，执行起来一丝不苟。

这就是老爸的风格，做事有恒心、有毅力，做人讲关爱、讲良心。

### 二

我们家是个不偏不远的小村庄。按村里规矩，没有爸爸这个叫法。如果爸爸是家里的长子，那就叫伯伯；如果爸爸不是长子，那就叫达达。我的爸爸是家族的长子，所以，我没有给爸爸叫过“爸爸”，而是规规矩矩地叫“伯伯”。

我们家祖辈务农，老爸是第一个读书人，当时读完高级小学后，我的老哥（曾祖父）可以说识字断字就行了，就不让老爸继续读书，而是回家割草放牛犁地。村里和老爸一起上高小的另外两位同学都继续上中学、高中。老爸背着割草捆，看着昔日的同学挎着书包上学、放学，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使他常常闷闷不乐。老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家里供不起呀。

后来，国家急需教师，开始招收初级师范生，不交学费还有助学金，老爸才说服老哥，考了师范，圆了上学的梦。

由于特殊的求学经历，老爸学习异常刻苦，成绩好，入了党，校长也欣赏。毕业分配时，老爸坚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当山村教师。高庙、侯村、贺家庄、富村、磁钟、交口，从教近四十年，一直在农村学校。

有一个插曲，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办教育，开